

## 思玲節

### 南方壺

內人二哥與我們住同一社區，晚飯後有時她會去他們家坐坐。上週五（10月17日）她回來後淚流滿面，我莫名其妙。發生了什麼事？“玲節過世了，我應該早點上去看的。”內人悲痛地說。原來內人在她二哥家，看她外甥的部落格上的相簿，靈光一閃，也進去玲節生病後所架設的部落格。一打開便驚嚇住了，“我回到上帝的身邊了，……”

民國67年，我5月中旬退伍，當年8月赴美國普渡大學（Purdue University）統計系唸書，至今年剛好是30年。人生能有幾個30年？年紀漸長，常會懷古。30年前的情景，這一年來，常浮現在眼前。

普渡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學校。一到普渡，統計系的學長蕭賓，幫我找到房子，接著晚我幾天到的錦龍，成為我的室友，我們二人頗能相依為命。一年半後，錦龍完成碩士學位，轉去紐約。統計系、數學系及資訊科學系，在同一棟大樓。這棟10層高的數學科學館中，台灣及香港來的同學不少，彼此感情很好。至於大陸訪問學者及留學生，則大約是美國與中共建交（1979年1月1日）一年後，1980年起，才開始陸續來的。我一到普渡，就常聽學長們提起陳玲節。過不久我便見到了她，然後就跟她很投緣。

心在南方

玲節是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，她先生許健雄則是中原大學土木系畢業。由於夫家在屏東，後來玲節到屏東師專（現在的屏東教育大學）教書，健雄則在屏東農專（現在的屏東科技大學）教書。近 40 歲時，在她公公建議下，兩人攜著一對兒女到普渡。我去時健雄已拿到碩士學位，在芝加哥（在普渡之北兩小時）上班，玲節則與兒女留在普渡。那時兒子力中約 11 歲，女兒淑涵約 10 歲，都正讀小學。健雄週末才回普渡，平常就玲節一人照顧兩個小孩。玲節相當忙碌，因她在數學系唸數學教育的學位，幸好力中及淑涵還蠻獨立的。兩人都很乖巧，見到我們就叔叔阿姨的叫。為了將來就業方便，玲節也到資訊科學系修些計算機的課程。這些課對她就有些吃力，經常很晚還在數學科學館裡跑程式。我們差不多整天都待在研究室唸書，偶而她會來找我們。她腳步很急促，密閉的大樓，晚上靜悄悄，老遠便知道她來了。

由於大我們十餘歲，我們都視她為大姊。她既熱情且健談，人生經驗又豐富，與她談話，是件很愉快的事。有時她跟我們講當年的韻事。前後有好幾位男生喜歡她，其中有位是籃球國手，有位財產已上億了。但最後她嫁了健雄，因覺得他忠厚可靠，做事踏實，對朋友講義氣。

玲節很會做菜，晚上出現時，常用個豆腐盒，裝著她做的好菜給我。即使我已經吃完晚餐，仍是狼吞虎嚥地一口氣解決掉。有回她興沖沖地跑來，說“起風了，去撿栗子”。我雖搞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仍隨她走，坐上那輛曾被她東撞西撞的大車。怎會有栗子？原來她在校園內發現了幾棵栗

子樹。出國前我是看過路邊有賣糖炒栗子，那應不屬於便宜的食物，印象中並未吃過。五穀不分的我，自然也沒看過栗子樹。夜闌人靜，她開車載我到一未曾到過的地方。從車廂拿出手電筒，我們便蹲在地下找栗子。原來栗子樹會結堅果，包在密生尖刺的總苞內，但熟後外殼會裂開，栗子便落地了。所以為什麼要等“起風”？因才會將栗子吹落。栗子仍在樹上時，樹太高，且包覆著刺，是無法剝採的。我不時去搖樹，讓栗子落下，這真是難得的經驗。滿載而歸，分贈諸親友。或煮或烤，都很好吃。我還曾與她去摘梨，也是趁著月黑風高。美國梨長得像個葫蘆，不像台灣的水梨那麼多汁，台灣去的沒那麼愛吃。她不知為何本領高強，在足球場附近發現了一棵有如台灣的水梨樹。我爬上屋頂，摘了不少。這棵梨樹我後來就無法確定它在何處了。

去美國兩年後的5月，我在普渡結婚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內人早我一年去普渡，之前有一交往對象。那男生比我早兩年到普渡，跟玲節很好，他對我也很好，但沒有辦法。不過玲節仍給我們最大的祝福。婚禮的籌劃，很多事都不懂，常請教玲節。有回玲節約我們去她家吃牛排，也聊一聊。我與內人一人一塊，可真驚人，至今我仍未吃過那麼大的牛排，說不定有兩磅呢？對我們這些苦哈哈的留學生，真是大快朵頤。時隔約28年，那大塊牛排仍彷彿在眼前。

由於有玲節、健雄及朋友們的協助，使婚禮順利舉行。連家母及岳母由台灣來參加我們婚禮，搭機至芝加哥，也是健雄去機場幫我接她們來普渡的。

心在南方

那個時代，由於美國與台灣斷交，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困，留學生大多很關心台灣。週末健雄從芝加哥回來，有時會邀大家去他們家。一群二十來歲年輕人，擠在一小屋子中，慷慨激昂的議論局勢。玲節則準備一堆食物。國事談完了，就談談找工作、學業，及感情等問題。健雄及玲節，就像兄姐般地擔任諮商。偶而也聊些誰跟誰好的“八卦”（當時可沒此名詞）。以理工科為主的普渡，女生較少，但仍不乏被封為天人及天腿者。前仆後繼，追求者眾，蠻多故事可講。力中及淑涵人小鬼大，在旁聽的津津有味。

我在普渡的第三年，玲節與兒子女兒，搬離普渡去芝加哥與健雄會合。我們都很不捨，由於有玲節在，讓我們一直覺得身邊有個“大人”，遇困難時，不會那麼束手無策。而自玲節離開後，我對撿栗子也興趣索然了。

我多年的同學程穎，早我兩年，從耶魯大學(Yale University)拿到博士學位，至芝加哥大學(University of Chicago)教書。我們在普渡的最後一年，有回程穎找我去芝加哥，陪他們夫婦去看車。因在前一年底我們買了輛新車，程穎以為我會較有經驗。實則不然，我既不懂車，也不善殺價。看了一陣，一無所獲。我們帶程穎夫婦去找玲節及健雄。他們一聽我們去看車，便說“不要買了，新車多貴，我們家多一輛車，就拿去開。”由於才初識，程穎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，也想不通怎會有這種事？最後才接受了。有輛好的舊車可比開新車舒服多了。玲節夫婦，就是這樣待人。那時他們景況其實也不是很好，但仍有孟嘗君的豪氣。

我們完成博士學位後，至底特律 (Detroit) 教書。我在韋恩州立大學 (Wayne State University)，內人在奧克蘭大學 (Oakland University)。也在韋恩州立大學的普渡學長蕭賓，再度協助我們租房子。玲節獲知租妥的房子沒有傢具後，有天告訴我們，她已替我們買了書桌、餐桌、椅子及床等。然後健雄租了一輛 U-Haul (一種搬運的貨車)，開了 5、6 小時來底特律，幫我們將那些傢具載到新家。我們在底特律那年間，玲節一家搬至加州洛杉磯。他們開始做些禮品的生意。至此，他們便在洛杉磯定居下來。

到底特律後不久，便發現內人懷孕了。定期去診所檢查，每次都很快的無事退朝。數月後，開始上“爸媽教室”。上了幾次，有個星期天，我跟內人說，下週末我們該去買點東西，準備一小包，要去醫院時，一提便走。隔天星期一夜裡，睡夢中突然聽到內人喊“有水”，起身往浴室跑。我邊睡邊覺奇怪，那來的水？床上怎會有水？不管它繼續睡吧！猛然一想，會不會是羊水？於是完全清醒過來，但也不知該怎麼辦？課尚未上完。趕緊打電話給在加州的玲節，跟她講一講便安心多了。與醫生聯絡，驅車直赴急診室。也是幸好有回至醫院時，我靈機一動，提議去看看急診室在那裡。後來女兒在星期二下午一時許，順利出生，較預產期早了 25 天。

在美國教一年書後，我們舉家返國，至中山大學任教。玲節及健雄回台灣，常來找我們。我去美國開會，也常在洛杉磯停一、兩天，住他們家。他們家就像渡假村，來來往往，

心在南方

總是有不少人長住或短住。幾乎沒有那一次我去時，沒有其他朋友已在他們家的。由於事業的關係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他們往往分別回台灣。有回玲節要我們帶她去壽山邊的龍泉寺。原來她有位當年屏師教過的學生，因感情問題，輟學出家當尼姑。這位昔日學生約與我們同年，那時也快 40 歲，見到玲節真是雀躍不已。告訴玲節她現在自己有個房間，有鋼琴有冷氣，還自己開伙。玲節教她們時，她才十餘歲（那時師專是初中畢業，15 歲去唸的）。後來遁入佛門，世俗的事接觸較少，在老師面前仍像個孩子。這 63 年畢業班，是玲節初到屏師所教，帶她們 5 年，與她們感情深厚。她們班有位同學淑萍，還是玲節做的媒。有回玲節來高雄，淑萍將我們及那位尼姑同學約去她家吃飯。這位尼姑同學還蠻有趣的，說她們曾組團到美西玩，某日晚餐她覺得玉米濃湯怎麼如此好喝？一問餐廳，才知是用鷄湯罐頭煮的。

每年過年我們都會去台北。這幾年由於事業逐漸交給兒子力中，玲節及健雄較能到處走走，有時他們也會回台灣過年，一待數月。去年（96 年）大年初三，玲節打電話要我們去她台北住處，我們與也是普渡畢業的本基及秀蘭便同去了。健雄自從幾年前中風後，行動略有不便，玲節則仍是那麼開朗樂觀。她告訴我們去了大陸那些地方，還去北歐坐遊輪。聽起來很有意思，我告訴內人，那天我們也去坐遊輪。玲節弄些吃的給我們，就像在普渡一樣。後來她說要請本基幫個忙。然後拿出一個大信封，裡面裝著兩張照片。原來前一年（95 年），馬英九先生到美國訪問，洛杉磯僑社安排與馬先生的餐會及合照。玲節興高采烈地說，排隊等照相的人

很多，每人差不多只有3秒鐘，就會被“移開”。她單獨與馬先生照，不跟健雄一起。她請本基將照片拿給馬先生簽名。與馬先生一向熟稔的本基答應了，還立即拿起手機撥打馬先生，讓玲節與馬先生講些話，玲節很高興。

又是幾個月過去，9月14日清晨，玲節來電，說她當天要回美國，因她檢查出有腫瘤，醫生建議她回美國治療。她本要待到隔年(97年)3月，投完總統大選的票才回美國的，現在只好提早回去，健雄則過幾天回美。她請我提醒本基，不要忘了那兩張跟馬先生合照的簽名。末了玲節說“我會想念你們。”掛上電話，一時覺得怎會如此，6、7個月前不是好好的嗎？希望只是醫生過度謹慎。而玲節念念不忘那兩張從美國帶回的照片，又說無法投票，讓人頗為心酸。去電本基，他說那信封可能隨著某次整理東西，已不知跑到那兒了。幾天後內人打電話到美國玲節家。接電話者表示玲節已住進醫院，我們可上她的部落格看。

“許媽媽日記”部落格，可能是力中在玲節病後，幫她架設的。她不時寫些文章，告訴大家其近況。還附有英文，可能是為了便於美國朋友看的。她進行化療，雖腫瘤是惡性的，但她仍是很樂觀，常要大家不要為她擔心。去年10月23日她貼了一張剃光頭的照片，說“讓你們看看我的新髮型，還不錯吧！”

去年12月9日，我找內人同去參加建國中學的“畢業三十五年重聚”。這是一位北一女畢業生，小我們三屆的林莉女士，趁著建中建校110年紀念日，熱心替我們辦的。建

心在南方

中校友會理事長，馬英九先生也來了。他致詞後，便一桌一桌“敬酒”（當然不是酒了）。男生雖矜持些，但仍有不少人與馬先生合照或請他簽名。內人突然想到玲節掛念的簽名，說要不要替馬先生照相，然後寄給玲節。我說這有什麼用？網路上一定有馬先生照片。玲節要的是她跟馬先生合照的簽名。我雖一時也不知該如何，但看內人一直很急，也就拼命想有什麼好法子。突然我說“把這頂帽子請馬先生簽名，並寫些話”。原來參加餐會者，每人發一頂建中帽子。我要內人在紙上寫下“玲節 祝早日康復”。然後內人趕緊努力地擠進已走到老遠的馬先生身邊，簡短且快速地說明目的。看內人那麼熱切，我都很感動。雖人聲吵雜，一旁又擠滿著等待簽名的人，馬先生仍聽懂了，還問“是先生還是女士？”然後在帽沿寫下：

玲節女士

祝

早日康復

馬英九 96 12 9

後來內人以數位相機拍攝帽子，並以電子郵件寄給玲節。玲節收到後應很高興，12月14日在部落格上貼了一標題為“馬先生的加持 Encouragement from Mr. Ma”的短文，並附上帽子照片。

今年以來“許媽媽日記”上的文章就較少。3月19日之

後貼的下一篇，便是6月23日。那天玲節寫著：

把一切交給神 Leaving it in God's Hands

大家好。我知道，很久沒有給大家寫下我的消息，讓大家都擔心了。從原本幾天一小記的，現在也一下就三個多月，所以我把部落格的標題給改了，免得三個月寫一次的日記名實不副。

一直在進行的治療進展有限，現在已經暫時停止；明天（星期二）會去看醫生，討論一下要怎麼再繼續進行這個療程。這段期間還是要感謝大家的關心，也感謝來看我的朋友們。該如何繼續下去，我想，就交給神來決定吧！

將“日記”改為“手記”，部落格的標題成為“許媽媽手記”。文章少我並不以為意，不是說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嗎？

內人哭後隔天星期六（10月18日），我去擔任某項高雄市教育局主辦的比賽之評審。看著那些中、小學生認真完成的作品，我卻心神不寧，怎會這樣呢？我們還等著他們下次回台灣，將已當上總統，馬先生簽名的帽子給玲節呢！現在應是“洛陽帽貴”了！當天評審工作結束，回到研究室，雖百般不願，仍上網一看，6月23日後的下一篇，就是玲節女兒淑涵9月15日所寫：

再見 Good Bye

心在南方

親愛的媽媽許陳玲節女士，已經於美西時間九月十四日星期天下午一點二十五分蒙主寵召，在睡夢中離開我們，…

玲節去世日期，距她去年回美國，整整一年。葬禮也已在 9 月 23 日舉行過了。

星期天（10 月 19 日）晚上，劉校長請大詩人余教授吃飯，我們一群人作陪。這是我們一年一度與詩人的餐敘。主人提供威士忌 (Whiskey)，席中女中豪傑廖教授，看我頻頻敬酒，好奇地問“你今晚怎麼一直主動出擊？”我也不說明，趁著不知誰提到“主人”二字，我順口說“主人何為言少錢？”，余教授接著唸“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出換美酒，與爾同銷萬古愁。”我們二人一起唸完，然後我們都發現少了一句，但一時卻想不出。這是李白的“將進酒”，我今天查了，在“主人”那句之後是“徑須沽取對君酌”。此生是再無機會與玲節“對君酌”了。

我親愛的朋友玲節，再見了，我會永遠想念你的。  
(97.10.21)